



HUO XIANSHENG DE WANGXIANG ZHENG

“我知道我早晚会等到你。”

桃夭工作室首推婚恋大戏
言情女王哀蓝经典之作

AILAN
WORKS

哀蓝

著

霍先生的 妄想症

+
外科圣手
霍医生

VS

人美声甜
薛大触



青岛旅游出版社

QINGDAO TRAVEL & TOURISM PRESS

ALAN
WORKS

哀蓝

著

霍先生的 妄想症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先生的妄想症 / 袁蓝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20.4

ISBN 978-7-5570-2117-7

I. ①霍…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8399号

出 版 人 : 刘志松

总 策 划 : 邹立勋

责 任 编 辑 : 梅哲坤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

邮编: 510060

邮购电话: 020-87347732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金洲镇关山村关山美印)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9.5印张 302千字

202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23
第四章	032
第五章	043
第六章	057
第七章	071
第八章	084
第九章	100
第十章	114
第十一章	128

目录

第十二章	143
第十三章	157
第十四章	172
第十五章	186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17
第十八章	232
第十九章	249
第二十章	263
第二十一章	277
番外	293

第一章

薛小颦跟一个男人领完证后就脚底抹油地溜了。

她找了份文员工作，就差隐姓埋名地过日子了，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霍梁突然出现，用他那张万年不变的面瘫脸说：“走，回去结婚。”

薛小颦很多次从这样的噩梦中惊醒。

霍梁完美得无可挑剔，身高一米八七，英俊高冷，前途无量，是国际知名的外科圣手，家财万贯。

但太完美了，反而不够真实。

霍梁的衬衫扣子总是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带每天更换，雷打不动，袖扣从不解开，金丝边眼镜从不拿下。他那张脸有多英俊，他这人就有多难接近。事实上直到现在薛小颦都不知道霍梁怎么就看上自己了，难道就因为她漂亮？

薛小颦大学学的是动漫设计，毕业后赋闲在家，靠画插画为生，在微博上也算是颇有影响力的“大V”。然而她赚的那点钱，跟霍梁根本没法比。

所以两个天差地别的人为什么会因为婚姻绑到一起呢？尤其想起自己竟然敢在跟霍梁领证后溜之大吉，薛小颦就给自己点个蜡。

但霍梁应该不会生气吧？薛小颦没见过霍梁生气的样子，他像是一座冰雕，不近人情，冷淡凉薄。他们认识三个月了，手都没牵过。

这是薛小颦逃走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她思前想后，觉得霍梁很有可能性情冷淡，否则怎么解释她这么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天天在他面前晃，他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她曾经想着跟霍梁好好沟通培养一下感情的，结果她认为霍梁应该改姓柳，并且改名叫下惠。

一对结婚证都领了的夫妻没牵过手，说出去你信吗？

反正也没摆酒……也没请客……婚纱照都还没照呢……离了也没人知道。

薛小颀自认为是个普通人，霍梁这等高岭之花不是她能采摘的，还是谁爱摘谁摘吧。

但她又很没种，不敢面对薛家老妈的河东狮吼，所以连逃婚都是偷偷摸摸的。之前她往家里打电话，老妈还叫她带霍梁回家吃饭，估计是还不知道这事。薛小颀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房子没了就街边睡的心态在某个小公司当了个文员。

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工资她也拿得很开心。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老是做梦梦到霍梁，梦里霍梁仍然冷淡，他光是看着她，就让她噩梦连连。

她想过试探性地提出同居，先试试看嘛，不行的话掰了也不麻烦。但她没来得及说，霍梁就要求先领证，要不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恶疾，哪个男人会这么急促地要求结婚？

可恨的是她被催婚太久，头一晕就答应了，等缓过神来，二话没说就收拾行李跑了……往事不堪回首。

反正她现在一个人挺开心的，鸵鸟心态，能拖一天是一天。

正好同事小圆过来统计晚上聚餐人数，特意撞了撞薛小颀的肩膀，示意她：“嘿，一知道你要去，咱们方总就跟着要去呢！到底是美女有面子啊！”

方总是他们的老板，当初录取薛小颀的就是他，三十岁，留过洋，长得还不错，是公司里不少未婚女青年眼中的金龟婿。

薛小颀有点尴尬，最近方总表现得好像对她有意思，但人家没明说，也很守规矩，她要是拒绝，反倒搞得自己很自恋似的。

聚餐完毕有人提议去唱K，薛小颀惦记着今天晚上的漫画更新，就婉拒了。谁知道她一说要走，方总就趁势也说有点累了，又说刚好跟她顺路要送她回家。在众多同事暧昧的目光中，薛小颀也不好不给方总面子。方总去开车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等，小圆在一边陪着她。

然后薛小颀傻了。

小圆正跟她“安利”方总，就看见她一副见了鬼的样子，可能一句也没听进去。小圆戳戳薛小颀的脸：“你看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薛小颀一个字儿也说不出，现在要是地上有个洞的话，她会立马跳下去。

马路对面站着的那个风骨天成、英俊的眉目在路灯下耀眼无比的男人，衬衫的扣子从最下面一直扣到最上面，不是霍梁又是谁？

薛小颦觉得自己的死期到了。

她的脚不着痕迹地动了动，看起来想溜。霍梁没有动，站在原地。他自律甚严，平日烟酒不沾，这是薛小颦第一次看见他抽烟。

长得好看的人做什么都令人赏心悦目。霍梁就站在那儿，抽完了手头那根烟，然后捻熄扔进了手边的垃圾桶。他的站姿也和寻常人不一样，笔直挺拔，仪态非常美。

然后薛小颦看见金丝边眼镜下那双总是冷冰冰的眼睛看了过来，她……胆怯了，下意识想跑，却又没胆。

正好方总开车过来了，同事们止不住地打趣，薛小颦听得浑身僵硬。

不管怎么说两人都领证了，她……

霍梁走过来了！

薛小颦傻站在原地，看着霍梁的黑色大衣因为走动微微摇摆，他那双被称为天使之手的手，上了天价保险的手，此刻呈自然弧度垂在身侧，指节如玉，无可挑剔。

看不出来霍梁有没有生气，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表情。车辆不停，他就那么走了过来，无视红灯。

薛小颦心跳如雷，她……快被吓死了，事实上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那么怕霍梁。

小圆见她眼神不对，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然后惊呼：“好帅！”

霍梁走到了薛小颦面前，薛小颦决定先发制人：“你怎么能闯红灯？”

霍梁漫不经心地看过去，说：“绿灯。”

薛小颦一口气被噎在嗓子眼儿：“那是刚刚变绿的！”

大概是因为她的语气太凶了，小圆很小声说：“喂，这么帅的男人你怎么能这么不客气啊！”明明平时在公司里脾气非常好，怎么见到大帅哥反而变得粗鲁了？

“你们好。”霍梁淡然地跟众人打招呼，然后伸手握住薛小颦的手腕，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对着从车里下来的方总说，“我是她的丈夫。”

所有同事里就数方总最震惊。试问哪个男人在得知自己真心追求的佳人已为人妇后不会感到心碎？

薛小颦也震惊了，但她震惊在于霍梁竟然主动握她的手。这个男人洁癖严

重到在街上被人蹭了一下衣角都要把衣服丢掉，现在竟然握她的手！

在勉强算是“交往”的头三个月里，薛小颦曾亲眼看到霍梁前一秒跟薛家老妈友好握手，后一秒就去洗手间消毒消了半个小时的光荣事迹。

她喜欢的是温柔又狂野，体贴又英俊，并且身材好的男人！

前三样霍梁边儿都挨不上。

霍梁面无表情地说：“谢谢你们对小颦的照顾，小颦我带走了，辞呈我会寄给你们，再见。”

薛小颦很没种地被霍梁牵着走，这一次他耐心地等待绿灯亮起。

霍梁是个对生活很有规划的人，甚至有点刻板。他从来不闯红灯，道德感很强，行为模式规范且一成不变，像是刚刚抽烟和闯红灯，都属于他日常行为中极其罕见的变数。

而这一切的变数都可以统称为：薛小颦。

同事们瞠目结舌地看着薛小颦被那英俊的男人握着手带走，过马路的时候男人搂住了她的腰。薛小颦有一米七，平时蹬上高跟鞋大多数男同事暗暗自卑，但在那个男人面前她显得额外小鸟依人。众同事不由得望了一米七五的方总一眼，在心底悄悄点了一排蜡。

薛小颦看不出霍梁到底是不是在生气，他这人说话永远都一个腔调，脸上不会有任何表情，却非常绅士且尊重女性。就像是现在，对于刚领完结婚证就开溜的她，霍梁仍然为她打开了车门，看到她坐好后才回到驾驶座上。

薛小颦悄悄把视线移向霍梁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他的无名指上戴着婚戒，是领证的那天在一家珠宝店买的，至于自己那枚……薛小颦有点心虚，她放在床头抽屉里了。

车内一片寂静，霍梁习惯性沉默，而薛小颦是不敢开口。她到现在都怀疑霍梁到底是不是个机器人，车里开着空调，她有点热，但她没敢脱外套，整个车里都是霍梁身上的味道，干净清爽，淡淡的冷，总是让人不敢直视。

两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薛小颦一咬牙一狠心，正想摊牌，就听霍梁问：“你的行李，需要收拾吗？”

当初她跑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东西一直不多，剩下的只有一台笔记本比较值钱。薛小颦顿了一下，说：“呃……我自己去拿好了。”

“我跟你去。”

薛小颦不敢多说话，怯怯地“哦”了一声。

她报了地址，很快就到了员工宿舍。霍梁先下车，走过来给薛小颦打开车门，然后跟在她身后。薛小颦像是屁股被火烧了一样，一路走得飞快，霍梁则不紧不慢地跟着。

薛小颦快速收拾好行李，霍梁自然地伸手提起来，两人又一前一后地下了楼回到车上。霍梁总是把薛小颦当成公主，极其绅士礼貌，但也因此显得格外有距离感。

等下……好像不大对……

“我们这是去哪儿呀？”不是回她家的路啊！

由于会卖萌、长得又漂亮，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画画水平高，薛小颦很光荣地在毕业两年后就在A市买了房，虽然跟霍梁的豪宅没法比，但也算得上是有钱一族，然而现在这路线根本不是回她家的！

“回家。”霍先生依旧少言寡语。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呀！”薛小颦跳脚了，“你不会是要把我送回我妈那儿吧？她会杀了我的！”

刚领完结婚证就脚底抹油，她老妈会把她吊起来打好吗？！

霍梁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薛小颦立马露怯了，于是接下来的路程她抱着早死早超生的心态瘫软在副驾驶上，一言不发。

如果她仔细观察的话，应该会看到霍梁的眼神变得很柔和。

因为不想面对现实，所以当霍梁为薛小颦打开车门时她继续装死，本来是想抗议霍梁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没想到的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霍梁抱了出来，还是公主抱！

这什么待遇？交往三个月领了证都没牵手，结果这一晚上又是牵手又是搂腰又是抱的，今天太阳从西边升起的？

薛小颦没挣扎，毕竟她是个“颜控”，从这个角度往上看，霍梁的五官立体又英挺，眼睫毛好长，她的眼睛刚好就对着他白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有种想扯下来的冲动……

喉结的形状跟脖子的线条也格外性感……一个男人怎么能在把自己包得这么严实的同时这么性感？

薛小颦默默地脸红了，被霍先生迷惑，直到进了电梯，看到霍梁摁的是

二十楼才回过神，这好像不是去的她爸妈家？薛小颦还是觉得不对：“这是哪儿？”

霍梁没说话。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霍梁抱着她走出去，进了家门。薛小颦心想：都到了，你该把我放下来了吧，我又没有翅膀不会飞。可是下一秒，她整个人就被抵在了墙上，彼此之间呼吸交融，暧昧横生。

“来吧。”

“做……做什么？”薛小颦声音发抖。

霍梁一只手搂着她的腰，另一只手脱她的衣服，带着微微茧子的指腹摩挲到细嫩的肌肤，让她一阵一阵地轻颤。然后霍梁的声音响起，清冷如同耳语：“你说呢？”

薛小颦面红耳赤，心跳如雷。可是一抬头，万千旖旎顿时化作无数黑线：老天，他要不要在说这么暧昧的话、做这么霸道的动作的时候还面无表情？

于是她镇定自若地推开他：“不要。”

“为什么？”被推开的霍梁声音有点天真的疑惑，“你不是一直想要吗？”

薛小颦刚朝客厅迈了一步，就被霍梁的话惊得左脚绊右脚，整个人往前倒去，好在反应快，一把抓住了鞋架，可惜鞋架没撑住她，稀里哗啦倒了一地。

薛小颦坐在一地鞋子里泪流满面，发来自灵魂的嘶吼：“我什么时候想要了？！”

霍梁平静地看着她，顺手开了灯，客厅的水晶灯一亮，更是照得他的容貌如同玉雕般精致俊美：“我知道。”

闻言，薛小颦老脸一红。她确实是……有过那么点意思，但只是为了试探，没有其他企图！

没等她开口解释，霍梁就死板而淡然地叙述：“3月18日，你穿着米色削肩毛衣，倒水给我的时候刻意弯腰，那天你的内衣是黑色蕾丝的；3月29日，你换了新发型，我们共进晚餐的时候，你不小心把水洒在我长裤上；接下来半个月你什么都没做，我觉得奇怪，4月15日我去你家接你，你那天的睡衣很性感，长度只到大腿……”

“啊啊啊——住口！”薛小颦从满地鞋子里爬起来，扑过去捂住霍梁的嘴，这人敏感就算了，记忆力为什么也这么好？她都是很委婉地在试探啊，没有一

点过火，“别说了、别说了，不许你再说！”

当时没什么感觉，现在从霍梁嘴里听到，她顿时觉得羞耻！

而且这人的脑子是计算机吗？猴年马月的事了他还记得！最让薛小颦愤怒的是，他完全看出了她的企图，不上钩不回应就算了，居然记在心里！

霍梁眨了眨眼睛，捂在他薄唇上的小手温软细嫩，他也不挣扎，只看着薛小颦。

薛小颦惊觉自己举动暧昧，连忙像是被烫到一样缩回手，咬牙切齿：“你故意看我笑话！”

“你不告而别之后，我去找你，你的网页忘记关了，我看到你发的帖子，《我的未婚夫不肯碰我，我怀疑他冷淡，该怎么解决？在线等，急》，我才知道你对我有这么大的误解。”

薛小颦羞愤欲死。

霍梁难得说这么一大段话，从头到尾语气没有丝毫变化。薛小颦咽了口口水，说：“我能解释。”

“不用解释，是我的错。”霍梁很爽快地承认了错误，“我们早就应该坦诚相待的。”说着他很直接地开始解皮带，把薛小颦吓得双手捂眼：“啊，你干什么？！”

“给你机会验证一下。”霍梁有点苦恼，“但是你好像并不是很愿意？那么近距离观摩一下也能够消除你的担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专业水平，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很完美。”说完，他问，“真的不要吗？”好像还有点遗憾的样子。

薛小颦很想问他是怎么用一张冷漠脸说出这种话的，她赶紧摆手：“不要不要不要！”打死也不要！

霍梁看着她，又一板一眼地把皮带系好。他弯腰把鞋架扶起来，取出一双崭新的女式室内拖鞋放在薛小颦身前。

薛小颦换了拖鞋后才抓到重点：“你刚说你没经历过？”

虽然知道不该再讨论这种话题，然而薛小颦真的很好奇。霍梁比她大四岁，二十九岁没有经验的男人，真的存在于这世上？

霍梁刚抬起的腿停下，转过身淡漠地说：“没有。”

“那……”

“没有。”

薛小颀瞪大了眼，真的有这么纯洁的人？“那你平时怎么解决？”

“并非不能克制，更何况……”他说，“我知道我早晚会等到你。”

薛小颀的脸又红了。

哎哟……三个月不见，霍先生嘴巴甜了很多，是脑子里植入了新程序吗？

看到薛小颀脸蛋红红说不出话来话的样子，霍梁眼神有些柔和，但很快，他带给薛小颀的粉色泡泡就碎得一干二净！

原因无他，薛小颀接了个电话，电话那头薛家老妈使出了家传绝技河东狮吼，把她骂了一顿，主要是谴责她这三个月不回家，其次是质问她为什么对婚礼那么不上心。

不……不上心？薛小颀傻了：“妈，什么时候婚礼啊？”

“这不等你跟霍梁拍完婚纱照吗？酒店都订好了，就差你了！我说你这丫头能不能对你的终身大事用点心啊？霍梁这样的青年才俊，你以为过了这村还有这店吗？好好把握才是要紧的！明天，你赶紧的，把你那什么破插画扔一边去，霍梁说他早联系好了，你有空就能去照！”

薛家老妈又咆哮了一堆话，薛小颀痴呆一般唯唯诺诺地应了，然后去问霍梁：“你什么时候联系拍摄婚纱照的啊？”

“一个月前。”

“怎么没跟我说？”

霍梁回头深深看她一眼：“你走了。”

薛小颀顿时语塞，一到这个话题她就落了下风，因为是她不負責任又没种，一走了之。虽然霍梁没有要生气的样子，薛小颀还是避免不了有点心虚：“咱们证都领了，婚礼不急于一时吧？”

“我想快些把你娶回家，婚礼是必需的。”霍梁打开冰箱一边找食材一边说。薛小颀很快就被他优雅的刀工吸引了，拿手术刀的手来切菜，这场景可不多见，就见土豆被切成极细极薄的片，手起刀落，咚咚咚，眨眼间一颗土豆就被肢解完毕。

薛小颀莫名感到有些不对劲，在她的记忆里，和霍梁认识了六个月，其中有三个月没见过面，剩下的三个月也只是偶尔见一见，可为什么霍梁如此自来熟？他们和其他相过亲后见了几次就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霍梁表现出的亲昵这样自然？

她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跑一次把所有烂摊子都留给霍梁，而且照她老妈的说法，请柬、喜饼、喜糖、酒席都订好了，她突然说不想要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拔腿就跑，相亲前干什么去了？

证都领了，法律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

薛小颦趴在餐桌上，叹了口气，怎么说她也不亏，霍梁长得帅又有钱，除了对她感情一般外没什么缺点，但感情得培养吧？总不能一张嘴就来。

既然霍梁这么认真，她也不能懒，到底成不成，还得看以后两人在一起日子过得怎么样。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当摄影师要求他们摆出亲密一点的姿势时，薛小颦还是迷之尴尬。

出乎薛小颦的意料，霍梁表现得很自然。尽管如此，当摄影师要求“新郎笑一笑”的时候，他仍然是那副冷漠的表情。薛小颦捂眼没脸看，这人的面部神经根本就是瘫痪的，还笑……

所以，最后成品的婚纱照上，霍梁的所有表情都如出一辙，像是“P”上去的。

小圆作为薛小颦在大学毕业后交到的第一个现实里的朋友，也狠狠地刷了一次存在感，因为只有小圆未婚，所以当伴娘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她头上。

结婚那天早上，新郎来接新娘，薛小颦一早换上了婚纱，虽然跟霍梁感情并没有特别深，但她还是有点紧张，过了今天她就真的是已婚人士了啊！

令薛小颦感到惊讶的是，所有为难新郎官的题目，新娘最喜欢什么颜色、最爱吃和最讨厌吃的、身份证号码、鞋码、腰围……这类问题，霍梁全部对答如流！

问题上难不倒霍梁，本来准备好的抱伴郎蹲起一百下之类的体力难题，最后也没敢使出来。原因无他，霍梁气场太强，他站在那儿，神色冷淡就让人不敢直视。

鞋子是薛小颦亲自藏的，她自认为藏东西是她的优点之一，所以霍梁进房之后她就用略带得意的眼神看着他。这也是拍完婚纱照回家住之后两人第一次见面。黑色笔挺西装，穿在霍梁身上显得英气十足，一圈人里就数他最高，特别扎眼。

霍梁也看见了薛小颦的小眼神，他站在原地看了一圈，径直走到薛小颦面前，

单膝下跪，撩起了她的裙摆。

鞋子可不就在她裙摆下面藏着吗？

薛小颀瞪着他，他面无表情地将鞋子拿出来，动作和表情截然不同地为她穿上，然后没等旁人起哄就把她打横抱了起来，一路抱上婚车。

薛小颀这才注意到霍梁的大手笔，全是豪车不说，就连伴郎、司机也都是帅哥！等坐上了车她忍不住问：“这些都是你朋友吗？”

霍梁说：“我没有朋友。”

薛小颀原以为他没有家人就是最惨的了，没想到他连朋友都没有。

婚礼之前霍梁就跟她说过，他没有家人跟亲戚，孑然一身。薛家老妈一开始听到还挺高兴的，这说明女儿嫁过去省事儿了，没有婆媳问题。霍梁就是传说中的完美男人。

但从没有哪一刻薛小颀感到心酸。霍梁说他没有朋友的时候非常理所当然，仿佛这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常态，他不需要朋友，因为他早已站在金字塔顶端。他优越的智商和卓绝的能力都将他和普通人区分开来，让他在很难被人亲近的同时很难去亲近别人。

“那这些……都是谁啊？”薛小颀好奇地问，刚才看伴郎跟他说话还挺和睦的。

“病人家属。”霍梁突然伸手把她耳边一绺碎发顺到耳后，他脸上冷冰冰，但眼神是极其柔和的，“不用在意他们。”

薛小颀看着他修长漂亮的手指从自己面前掠过，有几秒钟失神。他对她越来越随意了，好像他们是老夫老妻，事实上他们到现在也只能说是比普通入熟一点。

薛小颀挥去心头这点诧异，车队很快就到了教堂。在神父的见证下，他们交换了婚戒，许下了誓言。神父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的时候，薛小颀本以为霍梁不会在人前这么做，他却低头凑向了她。

他的嘴唇有点凉，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轻轻一碰。但薛小颀能够感觉到他很珍惜她，他仿佛是在亲吻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

薛老妈感动得泪流满面，边上的薛老爸也不停抹眼泪。

霍梁那边没有亲朋好友，所以敬酒很快，霍梁不赞同闹洞房，似乎除了接新娘和交换婚戒以外，任何事对他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等到他们回新家时天还没黑。薛小颦没来过新家，这里离医院很近，出门不远就是地铁跟公交站，治安跟环境很好，房价也高得很吓人。

卸妆、洗澡，薛小颦想，她再也不要结第二次婚了，除了累没有任何感觉。

洗完澡，她习惯性只裹了浴巾，一出浴室就被站在床前的霍梁吓了一跳。

薛小颦的脸迅速涨红，连带露在外面的肩膀和脖子都微微染上了粉色。

霍梁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见她出来了，很自然地伸手递给她。薛小颦狐疑地打开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这太贵重了，你不能给我！”

霍梁拒绝收回：“都给你。”

里面是他所有的资产，包括房产证、存折、银行卡，甚至他的工资卡都在里头！

“我不花什么钱，所以不给我零用钱也无所谓。”薛小颦抱着文件袋的手在颤抖，她被存折上那一长串零吓到了，她是不是该找个保险柜啊？“我真心觉得你还是自己保存比较好……”她这辈子都没碰过这样的巨款！

霍梁没有说话，而是开始脱衣服。薛小颦的注意力立刻被成功转移：“你做什么？！”

“洗澡。”

他那么自然，反倒显得薛小颦过于紧张。她扭头不去看，等到霍梁进了浴室，她才瞪着文件袋出神。他那么放心她啊？房产证上竟然只有她的名字……简直大方得吓人。

跟抱了个烫手山芋似的，薛小颦走出卧室，想看看有没有哪里能藏东西的。之前回家的时候霍梁就带着她参观了一下，复式公寓，霍梁买房习惯性买一层，因为不喜欢有人打扰。也就是说这层只有他们两个人住，房子有点大，薛小颦根据记忆找到书房，在书桌下方发现一个保险柜。

她战战兢兢地把文件袋放了进去，保险柜旁边用便利贴贴着密码。不仅是保险柜上有便利贴，家里到处都有便利贴，上面的字迹十分漂亮，告诉她什么东西该怎么使用、开关在哪儿、要怎么做之类的。

看不出来霍梁这么贴心。

薛小颦环顾了一圈书房。书房很大，有两张书桌，从样式看来，应该一张是她的，一张是霍梁的。书橱是壁式的，四面墙上满满的全是书，霍梁甚至布置了一块属于她的区域。薛小颦出过的几本漫画书，都整整齐齐地摆在玻璃橱

柜里头，还有些人物素描的画法之类的专业美术书籍，反正只要是薛小颀需要的、能想到的，这里全都有。

她站在原地看着，有点失神。

霍梁是不是……太体贴了？